

上野健 搭建會發聲的建築物

古希臘神話中，著名的工匠代達羅斯 (Daedalus) 為了逃離米諾斯而製造出翅膀，發明了飛翔。現實世界中，藝術家們嘗試突破界限，尋找新世界。特立獨行的作曲家上野健 (Ken Ueno)，邀請觀眾進入「迷宮」，在他用大聲公與無人機製造的奇特音樂中，感受建築物所發出的聲音。這，是正在香港新視野藝術節上演的《HKACT! Act 10 代達羅斯之無人機》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尉瑋

代達羅斯的故事大家也許並不陌生。他是希臘神話中的著名工匠，也是異想天開的發明家。他因為妒忌弟子柏底斯的天賦而殺害了他，就此被逐出雅典。代達羅斯後來落腳克里特島，為國王米諾斯建造了精巧的迷宮，用來關押半人半牛的怪物彌諾陶洛斯。當他想離開時，卻遭到了米諾斯的拒絕。米諾斯封閉了陸地和海洋，代達羅斯便異想天開，用羽毛和蜜蠟給自己和兒子伊卡洛斯做出了翅膀。飛行前，他告誡兒子不能飛太低，翅膀會沾水，也不能飛太高，否則翅膀的蜜蠟會被太陽融化。但最後忘形的伊卡洛斯忘記了父親的告誡，被太陽融了羽翼，墮海而死。

為音樂插上翅膀

在上野健的眼中，代達羅斯不僅是神話中的發明者，也有着所有創造者之父的隱喻。「對我個人而言，他還有更深的意義。」他提起自己鍾愛的作家詹姆斯·喬伊斯 (James Joyce)，在其代表作之一《青年藝術家的畫像》中，主角的名字就叫做「Stephen Dedalus」。小說正以代達羅斯的故事為隱喻，描述主角如何選擇走



●上野健 (Ken Ueno) 相片提供：EMPAC / Mike Bello

上藝術之路。「代達羅斯要逃離米諾斯，所以發明了飛翔；詹姆斯把這個神話化用在小說中，成為一種隱喻的符號，發明飛翔就如同是竭力超越界限，我們似乎也可以用它來形容人類所有創造性的瞬間。」那麼在音樂上呢？超越與創造也許意味着重新定義觀眾對音樂的想像。「為聲音插上翅膀，意味着發明新的樂器，新的表演空間和新的聲樂技巧。」上野健如此說。正在上演的《HKACT! Act 10 代達羅斯之無人機》中，觀眾被邀請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不同空間中遊走，接收上野健用大聲公、手電筒、無人機、揚聲器等道具所創造出的另類「音樂」。這是一次非尋常的音樂之旅。

打造相遇的空間

過去數年，上野健一直和建築師曾慶豪密切合作，發掘建築和音樂之間的關係。「我們在做的是把建築物變成樂器。」他解釋道，聲音與空間有著緊密聯繫，「哪

怕我們合上雙眼，如果走進一個空曠的建築物時，會感覺到那種空。當我們閉着眼睛走進一間大教堂，你可以感受到那個空間有多大；而當我們走進一個狹窄細小的空間，憑藉回音，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空間的淺窄。」他認為，大部分時候，古典樂雖然以韻律來傳遞，並沒有一個先行的空間設定，但我們仍然感覺到一個空間是否適合「容納」某首曲子，「這個空間可能對這首作品來說太大，或者太小。」聲音與空間的互動可以被我們的感官敏銳捕捉、辨別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每個建築物的確都有自己不同的聲音。

這次的演出場地是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內，主要在劉鑾雄·劉秀樺空中花園至麥禮賢夫人藝術館內。在建築群密集的金鐘，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确是設計獨到的一處。「這是一個非常美的空間。」上野健說。走進中心的大門，可以循樓梯斜出，去往綠影滿目的戶外天台花園。露天花園被周圍的高樓所環繞，如同是城市中



●《HKACT! Act 10 代達羅斯之無人機》相片提供：Osage Art Foundation

的綠洲。夜幕低垂時站在這裏看香港，身是滿目繁華，身後則是悠然的綠意山景，別有一番滋味。上野健希望利用建築的獨特設計，讓觀眾踏上一個難忘的聲音旅程。「我的作品是希望打造一個相遇的空間，觀眾會首先在植物花園中相遇，體驗那個空間的音效。然後再步入室內，感受音色的轉變，以及置身在一系列裝置群中。」

通過大聲公塑造聲音

整個裝置如同四個房間，每個房間的音色都不同。有的房間用可移動的揚聲器讓人感知距離對聲音的影響；有的房間則加

●演出中的無人機
相片提供：Osage Art Foundation

《HKACT! Act 10 代達羅斯之無人機》
日期：11月27日、28日 下午5時、6時30分、8時
地點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

入了無人機，製造奇特的聲音效果。上野健則如往常一樣，與他的「好拍檔」大聲公一起上陣，用不同發聲技巧製造出不同聲音。

「當我在戶外空間演出時，我開始使用大聲公來進行創作。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工具。你可以向不同的方向發聲，感受到空間不同的回音。它也可以放大你的聲音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是讓建築物的聲音更加能夠被表達。之後我開始發展出一些新的聲樂的技巧，特別是通過大聲公，用我的嘴巴來塑造聲音，這也是另一種聲音和空間的關係。」

整個演出如同一次沉浸式體驗，觀眾也許並不是觀看了一次音樂會般的演奏，更多的是藉由感官去感受周遭的環境，以及觀察藝術家如何發明新的聲音。對上野健來說，整個演出的現場也充滿了符號的隱喻，鐵絲網欄象徵着「建築」，也將觀眾與無人機區隔開；無人機指涉「工程」，也聯想神話中對飛翔的發明；大聲公自然代表「聲音」，手電筒則指涉燈光藝術。

所有的元素交織在一起，觀眾如同走入迷宮之中，看這一次「代達羅斯」是否可以成功逃離，竭力衝破新的界限。

多重解讀與一抹微光

——評香港話劇團演出的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

香港話劇團演出、毛俊輝導演的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，早前一個月內，已在香港大會堂演出了近二十場，反應甚佳。這無論對香港話劇團抑或對毛俊輝本人，都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。斯特林堡與易卜生、契訶夫齊名，都是現代主義戲劇的先行者與偉大的革新家。他們都將現代信仰的虛幻性、脆弱性與世界秩序的崩潰作為出發點，從不同的方向表現上帝被排斥出人類事物之後，一地雞毛的凌亂與失衡。斯特林堡更將生存的威脅，從外部環境引入人內在躁動不安的靈魂，開拓了戲劇表現的新天地。在今天這個散漫、離群、離離的年代，用斯特林堡的腦袋思考人的生存處境，或者在思考、省察當代生活時借用斯特林堡的眼光，攬鏡自照，發人省思。

同樣是廣受好評的世界名著，易卜生的《社會支柱》、《玩偶之家》、《群鬼》、《人民公敵》……在各國舞台上長演不衰；而一代又一代的導演藝術家，許多人都迷醉於對契訶夫的《櫻桃園》、《三姐妹》等劇重新進行詮釋；斯特林堡的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卻極少被搬上舞台。究其原因，不在水準高下，而在藝術思維的差異與搬演難度不同所致。

毛俊輝對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情有獨鍾，也極為慎重，改編本一共寫了三稿。他顯然意識到，劇本從德語改為粵語，不僅僅是將書面語言改為通俗化的口語，或從外語改為本土語言那麼簡單。戲劇史上，極少有人像斯特林堡一樣，將戲劇這一傳遞社群經驗的群體藝術，用於純粹個人的心靈表達。然而，充滿悖論的是，純然私人性的訴說，卻借助類型化的角色和抽象性的觀念加以表現。劇中的主人公陌生男和他的分身或影像的「乞丐」、「瘋子」……都是社會的邊緣人，陌生人、多餘人，充滿悖論的是，他們恰恰也是反抗一切傳統、體制、規範、社會準則的「當代英雄」的雛型。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的複雜性，在於它所有的戲劇場景都經過多重解讀，斯特林堡拆除了鏡像式的直觀透視，讓我們首先注意到一個瘋子或夢遊者的存在。我們在舞台上所見到的，不是反映論所說的客觀現實，而是透過瘋子或夢遊者異樣的目光所過濾的（解釋過的）世界圖像。

美國著名文藝評論家喬治·斯坦納 (George Steiner) 在《悲劇之死》一書中說：「(斯特林堡) 其象徵主義有一種野性



●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
攝影：TR Concept and Visual Atelier
香港話劇團提供

的、奪目的光彩，但其背後沒有支配性的神話。」「斯特林堡戲劇中的世界觀是歇斯底里的、支離破碎的」或許，並不一定將「支離破碎」看作對觀念混亂的負面評價。它也是夢境或神經錯亂者頭腦中的現實鏡像的特徵。斯特林堡劇作的深度與舞台呈現的難度，都源於他對世界、對人的心靈難以克服的矛盾的獨特感知與執念。因此，演出群體，包括導演、演員、舞台技術各部門，都將面對毫無先例可循的各種可能性。他們必須合力為自己，也為觀眾創造出一套新的語彙、一種新的戲劇樣式，或者說，編造一個當代神話。

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的舞美設計與舞台處理十分有特色，簡括精當，意蘊不露。布景多借重表現主義戲劇舞台上隨處可見的歪斜的幾何圖形，突現所有場景超時空的抽象性；設色大膽，例如籠罩諸多場景的全場藍光或瘋人院一場近乎血色的紫紅色光；盡量減少大道具，用轉台、條屏代替常見的台階與斜坡，便於布景遷換，營造飄忽、虛妄的奇異氛圍。

演員表演一改從情感醞釀——身姿動作由外到內的套路，探索各種由外到內的表現方法。在戲劇開始的前幾場，扮演婦人的蘇玉華，幾乎都是小跑上場、小跑下場，來去匆匆，來無影，去無蹤，借助快速奔跑的身體功能，將興奮的情感迅速地推向高點。飾演主人公陌生男的辛偉強，在大多數場景中，無論是對話還是獨白，極少停下腳步，不是獨自移動，就是繞着對手不停地轉圈，始終將情緒保持在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狀態。但他們並沒有排除現實主義戲劇表演的基本元素。他們運用的是加法而不是減法，既為舞台表演加入適量的新元

素，又適應觀眾長期形成的觀賞習慣。最典型的例子是，男女主人公分手後在大海邊的再次相逢，兩人緊緊相擁，心潮起伏，情感激盪。這可能是婦人/蘇玉華在全劇中最動情的一刹那，也是演得最投入、最舒暢的一場戲。但這種純然的現實主義戲劇的舞台再現，在這裏並不能讓觀眾感到突兀，而是完全接受了他們的表演，分享主人公久別重逢的喜悅。

導演處理最具個人特色的是，全劇末尾的一抹微光與女性形象形塑所寄寓的理想主義色彩。全劇末尾，歷經劫難的男女主人公將重啟人生新的行程。婦人輕快地步入教堂，她要虔誠地為聖·伊莉莎白獻上一支蠟燭，讓聖火長明，普照四方。陌生男略有收斂卻不改舊我，他聲音可以隨婦人步入教堂，卻不會在裏面久留。此時在舞台後區，瘋子、乞丐、醫生、母親、老男人、修道院院長、神父……一眾曾在陌生人的生活、想像或夢境中出現過的人物，從左到右，緩步橫貫舞台。教堂傳來響亮的鐘聲，台左後區孤零零的一扇門突然打開，在地上投映出一抹微光。這一閃而過的畫面，可能被一般觀眾所忽略，但這卻是導演的點題之筆，也是毛俊輝多年來所堅持的演戲、導戲的主旨。他在場刊中寫道：「在被外在物質世界大力操控的今天，演繹一部探討內在的自我價值，祈願尋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，作為本人回饋社會的感恩之作，在我演繹下的這個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應該少一份哀傷，多一份盼望。」（見《改編及導演之語》）

女性角色更是毛俊輝版《往大馬士革之路》的高光點。他對蘇玉華說，劇中婦人之於陌生男，「有若天使」。實際呈現在舞台上的「婦人」形象，要比「天使」複雜得多。可以說，蘇玉華的理解更接近原著精神，但毛俊輝的解釋自有他的用心，其中有著他一以貫之的思維邏輯與審美情趣。另一個重要的女性角色——由胡美儀飾演的「母親」，雍容溫厚，慈愛有加。導演去其頑狹短局，存其蕙質蘭心，被形塑成幾近離塵棄俗的聖母。異於斯特林堡、卡夫卡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類作家，志在觸摸人性黑暗的根柢，探測存在幽渺的深蘊。毛俊輝一直保留著理想主義啟蒙的價值觀。他祈願並相信，人類的前世今生，無論經歷怎樣的劫難、創傷、乖謬、窘迫，一種更健全的人性和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是存在的。我願意相信他的真誠。

●文：林克歡

簡訊 ▸ 大型戶外舞蹈《活現童話》 招募素人舞者 同你一起Dance!

「香港藝術節@大館」將於2022年2月在中環大館舉行8場大型戶外舞蹈《活現童話》，現正公開招募約55位橫跨7歲至65+歲，對舞蹈表演充滿興趣和好奇的人士擔任舞者，是次跨世代舞蹈演出歡迎全港不同族裔、年齡、無須舞蹈經驗、能以廣東話或英語溝通的公眾人士齊齊參與是次跨世代舞蹈演出。

《活現童話》由得獎編舞家、英國頂尖當代舞團巴羅蘭德芭蕾舞團 (Barrowland Ballet) 藝術總監 Natasha Gilmore 於2016年創作，並在2019年榮獲蘇格蘭「Generations Working Together」National awards 最具創新項目獎項。創作《活現童話》的國際知名編舞家 Natasha Gilmore 會在英國透過視像方式與參與者排練；同時聯合本



地優秀舞蹈家何靜茹和一眾專業舞者，現場帶領跨世代素人舞者，分組在香港、九龍及新界不同地區排練，讓參與者能打破國籍、區域及世代的界限，透過連串排練最終在大館的演出，探索身體律動的樂趣及無限可能。

報名截止日期為12月5日。有關報名及排練日程等詳細資料，請瀏覽：<https://taikun.artsfestival.org/>。

週末好去處

香港小交響樂團 × 一舖清唱 × 台灣人力飛行劇團 交響音樂劇《阿飛正轉》

飛到「C位」就有意思！職場菜鳥生存法則你要SEE！香港小交響樂團「飛」出常態，聯同一舖清唱及台灣人力飛行劇團，合力打造了笑有淚的交響音樂劇《阿飛正轉》！故事講述兩隻喜鵲「菜鳥」王飛 (邱舒鈞) 和孟飛 (鄭君熾) 從鄉下飛往大城市尋找工作機會，雙雙參加了「鵲橋工程大使」選拔，一心想幫牛郎織女相會搭橋。他們必須使出渾身解數通過「聲色藝」考驗，才有機會扭轉命運飛上枝頭，成為鵲橋大使中萬眾矚目的「centre」。想不到選拔內情重重，所謂的公平公正又是否只是一場幻象？各參賽喜鵲奮力想要飛出所謂的宿命，終究又會否只能返回原點？一套關於求生狂想的音樂劇，創意大爆的劇本，精彩真摯的演出於2018年首演一度震撼台灣



劇界，最新版本由香港小交響樂團委約，幕前幕後創作班底陣容強大，包括金牌填詞人岑偉宗，本地著名作曲家伍卓賢，以及屢獲金曲獎的台灣音樂人陳建騏攜手合作的原創音樂，並由桂冠音樂總監葉詠詩指揮樂團現場演奏，六位台灣人力飛行劇團演員專誠來港隔離演出，加上香港的一舖清唱一眾實力演員，將會帶您飛出音樂劇的更多想像！
日期：12月3日、4日 晚上8時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音樂廳